

眼下“北斗”所处的环境,和10多年前第一颗名为“北斗”的导航卫星面世时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些年“北斗”除了编织天上的太空网络之外,也在不断为地上的人类提供服务,而这个服务的开通时间已达5年之久。在去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言人冉承其透露,这5年来,我国推出的全球首个支持“北斗”的加速辅助定位系统,服务覆盖200余个国家和地区,用户突破1亿,日服务达2亿次。

巨大数字的背后,“北斗”究竟将会如何影响百姓生活?

未来有望成为手机“标配”

说起“北斗”的应用,冉承其往往先谈国家安全和重点领域,其次才是大众消费领域。毕竟,作为掌握一个时间和空间精度的复杂系统,“北斗”有着让我国从根本上摆脱导航技术受制于人的意义。而在国家安全和重点领域,“北斗”已经“标配化”使用。

按照冉承其的说法,这种应用已经形成从芯片到终端、到制造业、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。以芯片为例,工艺由0.35微米提升到28纳米,总体性能达到甚至优于国际同类产品。截至2017年年底,国产“北斗”芯片累计销量突破5000万片,接收机天线已占国内市场份额90%。

反观5年前,国内没有一片国产“北斗”芯片,“有机无芯”也一度成为人们诟病的问题。别小看这一个芯片,这些正是“北斗”走向寻常百姓家的前提。曾有记者问冉承其,“北斗”对当下火热的无人驾驶有没有帮助?他说,事实上,国内已有不少专注无人驾驶的企业,将“北斗”芯片加入整个系统的研发里面。

“北斗”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

◆ 邱晨辉

作为一个从一出生就注定要走向寻常百姓家的“国之重器”,中国卫星导航系统“北斗”何时用、谁能用、怎么用等问题一直备受瞩目。也因此,在“北斗”卫星又一次成功飞天,拉开2018年高密度发射序幕之际,这些盘旋已久的问题再次被提及。

改变来的似乎有些慢,不过一旦来了,却异常猛烈。用这句话来形容“北斗”应用恰如其分。冉承其给出一组数据:过去5年,我国480万辆营运车辆上线“北斗”,建成全球最大的北斗车联网平台,全国4万余艘渔船安装“北斗”。

相应的一组数据是,相比2012年,我国公安出警时间缩短近20%,突发重大灾情上报时间缩短至1小时内,应急救援响应效率提升2倍。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负责人彭思义说,这些数字都有“北斗”的出力,截至去年年底,“北斗”也累计救助渔民超过1万人,甚至被渔民称为“海上保护神”。

人们很难想象,在5年前,我国各行各业所用的基本都还是国外卫星导航系统——尽管那时已经有十几颗“北斗”卫星飞上太空。用冉承其的话说,“5年来,‘北斗’由‘高大上’转为‘接地气’”。

他以北京为例,已有33500辆出租车、21000辆公交车安装“北斗”,实现“北斗”定位全覆盖;1500辆物流货车及19000名配送员,使用“北斗”终端和手环接入物流云平台,实现实时调度。

当代社会的人有这样一种错觉,即只要手机上用不到的,似乎就很难说“来到了身边”。而按照冉承其的说法,目前世界主流手机芯片大都已支持“北斗”,国内销售的智能手机,“北斗”正成为标配。

约车最后十米不再靠电话“喊”

对于一套导航系统,人们最为关心莫过于其定位精度,但鲜为人知的是,仅仅依靠“天上”的卫星,定位精度往往只能控制在10米量级,而要提高这个精度,短时间来看似乎只能从“地上”下功夫。

眼下,就有一张由1400多个北

斗基站和上万台套设备组成的“北斗网”在中国境内铺开。这在冉承其眼中有着非常的意义,“这将为整个传统的位置导航服务带来革命性变化,北斗的高精度服务,在中国将成为一种像水电一样的公共服务!”

他举了个例子,在普通导航时代,使用车载导航仪“很容易就出错”,尤其在一些主路辅路的路口。但如果用了“北斗”,在车辆抵达的最后100米甚至10米,或许不必再靠电话“喊”来确认服务,“车可以直接开到你的脚下”。

事实上,这张“网”并非凭空搭建,在GPS时代,我国气象、交通、国土资源等多个行业就已经建有大量GPS基准站。冉承其说,通过技术升级改造,这些基准站将可变为“北斗”基站,建成国土范围内无缝隙覆盖的“北斗”地基增强网。

他还透露,在去年上半年,我国已经基本具备提供服务的能力,初



始的服务能力可以提供米级、分米级的高精度服务,在某些局部区域已经实现了厘米级的高精度服务。完全建成后,人们就有望感受到从10米到分米级、厘米级的体验飞跃。

去年5月,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,对外发布全国卫星基准服务系统的工作成果。该局副局长李维森在会上提到,我国已经具备了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实时导航定位的能力。

这次会议还向外传递一个重要信号,即普通民众将享受“亚米级”精度的服务,简单说就是不到1米的精度级别,而“厘米级”和“毫米级”的精度服务则是向专业用户开放。

一百多颗卫星携手“照耀”地球

两月前,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一份名为《北斗与GPS信号兼容与互操作联合声明》的文件,引发不少关注。冉承其说,所谓兼容与互操作,通俗来讲就是共处共用,而这个协议的签署,就是两个导航系统“共处共用”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副主任卢晓春谈到这次合作时这样评价:“具有历史意义。”她说,根据卫星导航系统的工作原理,接收机需要同时“看到”至少4颗导航卫星,才能实现定位。如果使用单一导航系统,一旦接收机与某颗卫星断开联系,会影响定位服务的持续性。

冉承其说,可以预见在未来某一天,“北斗”和其他系统都可以兼容,“北斗”的用户可以使用其他卫星导航系统,“在天上100多颗卫星的照耀下,大家享受的卫星导航服务也会更舒畅”。

“中国的‘北斗’,世界的‘北斗’。”北斗已走出国门,正加速融入世界。”冉承其说。

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

百戏图

图/马得 文/俞律

25.从画西厢看马得笔墨

元杂剧《西厢记》根于唐传奇《莺莺传》,讲的是书生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。张生始乱终弃,莺莺是个被遗弃的悲剧女性。中国人不喜欢悲剧的结局,故事逐步发展修改,到了元代王实甫手里,遂成就为戏剧艺术,安上了光明的尾巴,全剧深化为反封建的主题。到了现代,《西厢记》几成家喻户晓的故事,有点文化的人,谁个不知张君瑞和崔莺莺,尤其熟悉那从性格模糊的丫环转化为一身侠气的红娘。这要归功于京剧名旦荀慧生了。

荀慧生取西厢记中有关于红娘的情节,集中起来,合为《红娘》一剧,唱红京津沪诸地而遍及各大码头。而张君秋唱《西厢记》,又力挺张和崔为主角,全剧头尾完整,还制了些新腔。两位名旦,如果唱个对台戏,还不知鹿死谁手呢!

才子佳人是画戏的好资料。戏曲画旧时多见于旧小说的插图和年画,画风乃传统写实,而且大同小异,缺少鲜明艺术特色。自现代漫画艺术兴起,遂有戏曲漫画。老一辈画家中以关良,韩羽,马得三家为最,其笔墨的共同形式是写意。戏剧家吴祖光曾予置评,谓就审美情趣而言,关良以拙获誉,韩羽以奇致胜,马得则以美见长。此论是切中要理的。但对马得的笔墨,我还要补充一个字:“约。”其用笔在约也!生活中每一块木头其实都是一尊佛,只要把木块的非佛多余部分去掉,就是一尊佛了。马得是位削除非佛的高手,他不出手则已,出手就处理得绝对干净,一点多余的木屑都不留下,可谓斲轮老手。

马得这张画是“游园”,取意于评话本西厢记“惊艳”中游

殿唱段:“随喜了上方佛殿,又来到下方僧院。厨房近西,法堂北,钟楼前面。游洞房,登宝塔,将回廊绕遍。我数毕罗汉,参过菩萨,拜罢圣贤,正撞着五百年风流业冤。”这一段是全剧的总契机——张生突然遇见了莺莺。全剧情节正是从这里正式开始,逐步进入一个又一个高潮的。

张生借居西厢;贼兵围寺要娶莺莺,老夫人声明能救此难的嫁以莺莺;张生邀白马将军破贼;老夫人赖婚;红娘助莺莺私会张生,事发后老夫人逼张生取功名。最后莺莺送张生去应试,有一段唱乃绝妙好词: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,总是离人泪!”这是该剧最后一个高潮,其后虽还有若干情节,但高潮已过,成了强弩之末。

全剧故事曲折多姿,戏以崔莺莺和红娘为多,马得则另辟蹊径,从两个男性角色下笔,提纲挈领,神采飞扬。看过西厢记的人,从马得这张画上,便能看到全剧的影子,这是马得画戏取材之“约”。约者简略干净也,美也就在其中了。马得作画是得意忘形,我配文是得意忘言,不亦乐乎!

按:本连载承蒙马得遗孀陈汝勤女士以及程立、翁思再先生玉成,特此鸣谢。
明天起连载小说《海上芳邻》



6.远走高飞回太湖

秋艳一进家门,菊宝就笑着说:“三太太今天回得这么早,真是难得啊。”

秋艳不理睬她,绷着脸,迳自回房去了;柏兴也不吭声,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只有二姨太春娇似乎看出了些蹊跷,她一步一扭走进了秋艳的房间。

翌日,轮上春娇用车,当车出巷口,柏兴问她去哪时,她竟效仿起了秋艳:

“不去哪,柏兴,随便兜兜。”

柏兴哪知就里,就踩着车,漫无目的地在苏州城里兜了起来。

“柏兴,你身上怎么一闪一闪的,亮得耀人眼哩?”春娇问,与昨天秋艳一样的口吻。

正低头踩车的柏兴没感到什么不妥,只随口回答:“是出了汗吧。”

“你的皮肤底下怎么有许多小老鼠蹿来蹿去呢?”竟也沿袭了昨儿秋艳的话题。

柏兴感觉到了,但仍平静地回答:“蹬车,肌肉就活动,肌肉本来就叫老鼠肉嘛。”

“我怎么觉得柏兴你身上的小老鼠格外的活络呢。”春娇的声音柔柔地传了过来。

“男人都……都是这样的。”柏兴觉得有点不对经了,有些慌乱地说道。

“不一样,完全不一样咯。”春娇笑道:“怪不得三姨太‘吃’煞你哉;我……我也看傻了眼呢。”

“不,不能这样……不能这样……”柏兴越发的慌乱,一个秋艳已令他吃不消,哪堪再加上个春娇?

“这么着,柏兴,从今往后,你就多陪陪咱姐妹俩,大家都寻个乐趣。”

柏兴大惊,把车子蹬得飞快,似欲逃到什么地方去。

“怎么?这样的好事也不想沾?枉你长了一副好身板!跟你说,你不是不知道,我们姐妹是什么出身。”春娇几乎是带上了命令的口吻:“今天夜里你就去秋艳的房间。她备了好酒好菜等你。”

柏兴简直发了狂,一口气将车子蹬回了孙府。进门时他发现秋艳正站在天井的角落

里,大眼睛水汪汪地看着他。太太菊宝只觉蹊跷,看一眼柏兴,看一眼春娇,疑问道:“今天怎么啦?两个人都犯了邪啦?”

柏兴沉住了气,讷讷地说:“太太,刚才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同乡,同乡对我说,我的一个姑妈病重,我想请个假回去看看。”

“你不是没有亲人的么?”菊宝问。

“哪会没有?我……我是哄着孙团长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,你就回去看看吧。三五天够了吗?”菊宝道。

“够了,够了。”

当下柏兴就草草收拾了一下行李,辞别了三位太太,“回乡下探亲”去了。春娇和秋艳心中有数,对着前来辞行的柏兴,各自的嘴角上都弯起了钩子。

柏兴这一离开自然是一去不复返了,他要知道如果再回到这孙府必左也不是,右也不是,为免肇下祸端,还是远走高飞吧。

我祖母讲柏兴这段故事时极富声色,当然有“儿童不宜”处,便让我们这些孩子回避开去。其实那时我也不懂什么,是成人后才从母亲那儿原原本本批发而来。我母亲讲的故事版本无疑来自祖母,那么我祖母的故事版本来自何处呢?柏兴肯定是不大会说的,据说是那个春娇抖出来的,春娇后来得到了柏兴的恩惠,在向别人诉说柏兴的好处时不经意间说出了那段故事。

那么春娇后来还与柏兴有什么瓜葛呢?我祖母知道其中的“全本西厢记”。

且说柏兴一走了之后,去了哪里呢?苏州城里的人们是不清楚的,据说是回太湖去了,隐入了湖山深处。他也没再操那打家劫舍的旧业,而是置办了几亩薄田,衣耕渔樵,安闲地度过光阴。

一晃许多年过去了,有一次他又来到苏州城,而且直奔孙子卿家,那是在孙子卿公然投靠了日本鬼子之后。那是1937年之后的事,日本鬼子占领了上海、南京,苏州也难免沦陷,后来汪精卫附逆,国民党军队投降者众,孙子卿是其中之一。在那样的情势下,苏州城里的百姓多数活得浑浑噩噩,偏偏孙子卿家的前车夫柏兴对这事耿耿于怀。

弄潮

吴翼民

